

方格子 著

留守女人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留守女人

方格子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留守女人 / 方格子著. — 北京 :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302 - 1377 - 3

I. ①留… II. ①方…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9653 号

留守女人

LIUSHOU NÜREN

方格子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46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377 - 3

定价: 2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自序 自言自语

1

水泥栏杆的露台，母亲在世时种下的仙人掌依旧活着，快二十年了，它临水照花，独自生长。这间建造于1985年的房子，曾经在双溪这个小村落引得许多惊羡，洋铁皮敲打起来的搁漏代替了毛竹水管的土里土气，是我们村里最时髦的下水管。见过世面的父亲在洋铁皮上镶嵌一个红色的五角星，“1985”标明了楼房建造的时间，它孤零零地倚在小溪边，和我家的祖屋并肩站立，跟村里其他空房子一起，成为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

母亲离世后，屋子已经无人居住，因为少有人气，开门之际，满屋子的凉薄气息常常叫我心生落寞。跟村里大部分人一样，我远离故乡，去往城市，乡村被我甩在身后。

我决定要在中国部分农村走一圈，朋友除了吃惊，更多的是担忧，他们几乎同时认为不安全。

中国农村很乱。

我新结识的一个年轻警官好心肠地借我一根警棍，让我防身。我的身体跟生命得到从未有过的对于安全的关注。

2

参加过有关单位举办的留守孩子“圆梦活动”，四五块长方形广告架子上，罗列着喷绘出来的留守儿童梦想。两百多个孩子的梦想：“一些故事书和一只书包”“一个文具盒”“一只篮球”。要求比较“高”的圆梦内容未被认同，“他们的要求太高了”——折叠式自行车、钓鱼竿。

好吧，我承认，我跟他们的想法相似，只是我不说。“他们要求太高了”。想当然地认为，留守儿童的梦想，依然是吃饱和穿暖，跟活着有关的两个关键词。

乡村。城市。离去。归来。这是一个奔波的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和好奇，一度替代生存这个艰辛的概念。

3

十年前，坐车去朋友家，朋友家在一个宁静的山村，两面的山峦和小溪互相依偎、缠绕，朋友洗干净新摘的桃子等我。我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听到他们在议论一个女人，说拿一把榔头把公公的头敲了一个洞，要判刑了。临下车时，讲述者有些焦灼，她急于想告诉大家，那个妇女为什么要把公公的头敲破，是因为，公公看不惯媳妇的做派——她居然涂指甲油——她男人出去外面打工，拼死拼活养家糊口，她却舍得花钱

买指甲油。

公公鄙薄媳妇：你的下身长蛆了——这个女子留守在家，她的丈夫出去打工，一别经年，待回到家时，已经不认识自己媳妇了——疯长的荒草，淹没了她曾经年轻的脸庞。

4

孝阳说你不光记录，还得“把自己放进去记录”，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同学，好脾气地鼓励我，希望我能写出惊世骇俗的文字来。我只是记录，我无法还原遇见他们时的气候和温度。我能看到他们的眼睛。我们总是长久地对视。

2005年初冬，路过邮局，台阶上坐着一个男子，倦容，赤脚，裤管卷起来。

他大声哭泣，诉说着什么。我离开很远，依旧听到他的哭声，反身回去。

鞋子呢？

没有了。

从哪儿来？

安徽。

怎么回事？

断断续续的叙述：在邻县工厂打工，因为不发工资，跟厂里打了一架——他说被工厂打了——工厂是机械，是机器，在他的认知里，没有人情可言。捋起裤管，看到伤痕——“他们用棍子捶我。”捶。力度向下，果断、坚硬。

从邻县到我居住的小城，八十公里，除了偶尔搭个便车，他光着双脚一路走过来，他身无分文，“铺盖卷儿还在棚子里。”老家带来的，不能再回去了，“他们会要了我的命。”

妻子没有手机，家里没有电话，给村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再往邻镇的舅姥爷家打电话，说发洪灾了，村里淹成一片——他痛哭流涕告诉陌生人，不该跟妻子吵架赌气出来两年多了不给妻子一个电话——他大哭是因为悔恨。

5

查“留守”一词，远古即有。赴京赶考，征战沙场，都有留守一说。《汉书·淮阳宪王刘钦传》：“博上书：愿留守坟墓，独不徙。”清吴騄《扶风传信录》：“仲仙北征，伯叔留守故居。”

留。守。跟别离有关，跟他乡有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被冠以“孤篇横绝全唐”，似乎是游子思归，似乎是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我却看到了家中那个“云鬓轻绾”的娘子。

偶有惶恐，太多线索，太多素材，不知如何梳理这庞杂的访谈记录。强伢发微信给我，四个词：客观。冷静。同情。怜悯。

我想了想，只留下两个：客观。冷静。

2013. 5 双溪

目录

1	自序 自言自语
1	我们是女人 我们留守在乡村
3	钱绒：心比土地更荒芜
19	小梅：他说我不旺夫
35	菊英妹妹：心烦的时候，恨不得掐死几个
53	小秦：我的二姐最苦
67	露露：妈妈，阳光照下来，我也有份儿了
77	刘群英：夜夜与红砖入眠
91	张春梅：我信主，只有他懂我的苦
107	苏巧燕：我要去新疆
121	书云：多少个夜晚，泪湿枕巾……
131	爱琴：没有窗帘的房间
147	彩琴：后悔能改变一切吗？
159	海玉：神婆，救救我的孩子
175	陈一娟：那条蛇是我老公，他放心不下家里

191	芳芳：活着就是受苦
207	罗红梅：我特地买了站票，因为要看着行李
221	覃莉莉：我们终于结束了
233	何大姐：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
245	李小娟：妹妹比我苦，可她心里有主
255	叶晖：不再相信婚姻
267	莉莉：从小三到留守
279	附录 那些离开家乡的男人们
281	附录小记
283	“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
289	高压线上的 90 后
293	来自夏邑乡村的电焊工
297	受伤不告诉家人
304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317	我在外地，是生活，不是打工
321	后记 火车票被改签了

我们是女人 我们留守在乡村

“平江来的钱绒已经死了。”——钱绒说

钱绒家门口的风景



钱绒：

心比土地更荒芜

“平江来的钱绒已经死了。”

——钱绒说

历来，浏阳便有以方位划分的片区，东乡，南乡，西乡，北乡。流传在民间的四句顺口溜（乡间俗语）概括了这四个片区的大致境况：东乡出懒汉，南乡出煤炭，西乡出小旦，北乡出布担——地处山区的东乡，钱不凑手时，上山砍树换得生活用品。政府偶有标语：靠山吃山，傍水吃水，大意是山水都是资源，不知到了东乡，又怎么沦落到懒汉一说。西乡出小旦，戏台上小旦青衣无不风姿绰约，水袖飘逸，浏阳的美女大都出自西乡。南乡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当地住民凭借此种经济安居乐业。

七上八下，上山七里下山八里，十五里山路盘旋在这个被称作蕉溪岭的地方，往下便是丘陵，很多外出打工的北乡人就是从这山岭出去的。北乡人的外出历史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妇女在家织布，男人挑担外出叫卖，一走十天半月，“北乡出布担”由此而来。与其他几个片区相比较，北乡人被公认最勤劳，除此之外，他们重视教育，即便揭不开锅

也得筹钱让子女上学，北乡出了不少人才，天南地北都有出色的北乡人，北京某著名大学的校长也是北乡人。另有说法是，“无北乡人不成单位”，在浏阳，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都来自北乡。四个片区中，北乡人最早出去打工，有上一代人的脚印作底，北乡人走南闯北，从容、笃定。

北乡的经济除了外出务工获取财富，种植油茶树和烤烟也是经济来源。“种烤烟比培育水稻更辛苦”，高强度劳作却换来微薄的收入，别的片区少有种植，而越来越多的北乡人不愿面朝黄土背朝天，选择背井离乡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钱绒的丈夫也被这个时代的大潮裹挟其中……

钱绒，1981年出生在平江县乡村，嫁到这个村子七年，女儿6岁，丈夫一直在外打工。恋爱时期，男友就在外面，“结婚时回来过，”结婚前后花了二十多天。这个年轻人在东莞某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回家来的时候，“身上穿得很干净”，就是那一点“干净”，让钱绒在乡村幽暗的日子里，见到清新的一面，具有时代气息的一面。见到男朋友的时候是夏天，钱绒穿着长袖格子衬衫，闷热的雨季，男朋友一身运动短装深深吸引了她，白色短袖T恤，黑色运动七分裤，一双蓝白相间的拖鞋，整个是青春的象征。钱绒就那样一眼喜欢上这个小伙子，小伙子也喜欢这个挽着马尾辫的女孩，只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要带我出去”。

钱绒没有上医院去分娩，她接受了婆婆给安排的传统接生方式，一大盆水，一把剪刀在蜡烛火上烧一下算是消毒，我在沿途的矮墙上看到政府用红漆刷起来的标语：远离传统接生，倡导健康分娩。政府希望产

妇去医院接受正规的分娩护理。“消费不起。”钱绒说。

接下来便是艰难的生产过程，钱绒生下孩子当天，公公去世——“他回来是因为公公死了”。钱绒对丈夫的不归有怨气，“可是没有办法，要赚钱。”钱绒不会忘记那一天，她在里间疼痛难忍，新生命要来到这个世界，隔着一扇门，门破了，公公早年用黄泥夹杂稻草糊上那破洞，天长日久，黄泥斑驳。一间屋子里，两个房间两个不一样的生命即将完成他们的仪式。钱绒说那一刻，我疼得忘记一切，抽空怨恨，或者自己也疑惑，到底为什么——就为节约钱，她不能享受其他年轻妈妈的待遇，在干净整洁的房间迎来新的生命；为了节约钱，公公停止血透；为节约钱，丈夫不在妻子身边陪伴，宁愿一个人在他乡独自想念。

“我哭不是为了痛。”顿一顿，补充一句“不知道什么感觉，就觉得活着苦”。所有人都以为这个从外乡嫁过来的女子怕疼，假装娇气，倒是接生婆拍拍新生儿的屁股说，你娘生你可是流干泪了——谁也不知道她落泪的真正原因。

谁也不知道钱绒内心，“我想到公公在外间那么苦，就要死了，想想害怕”。六年之后，她才在我面前说出这个秘密，不是秘密，只是她孤单的根本。她才23岁，还没来得及真正了解死亡，但是死亡却及时侵袭了这个家庭，钱绒从接生婆手里接过孩子时，外间婆婆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呼喊，公公终于尝尽人间最后一点苦，归去。

“老年人说我家孩子把公公的命夺来了。”乡村总有一些神秘之事叫人敬畏，钱绒对此说法一直耿耿于怀，她甚至一度认同了村里人的说法，要不是这个孩子急着来到世界，公公不会那么快就死——可是，活着时候的公公有意义吗？他病痛缠身，早就被亲人从内心剔除——婆婆

服侍一年，耗尽她暮年心血，家徒四壁的日子似乎从未有亮光。钱绒曾经听到公公跟婆婆的对话。

公公：我去了你怎么办？

婆婆：别说这个。

公公：不放心你。

婆婆：有什么不放心的。

公公：钱都花在我这烂身子上了，不如我早点走，可是……

婆婆：沉默。

公公：……就不放心你……

婆婆压低了声音吼：早晚都要走的。

钱绒坐在空荡荡的堂前跟我描述公婆的对话，忽然具有悲怆的力量，我宁愿相信她懂得，比如，婆婆不再试图挽留丈夫的生命，那是因为婆婆自己的灯油也将耗尽，她没有气力再顾及丈夫，他们不能再相伴到老，她宁愿后半辈子孤零零一个人，也经不起折磨。公公走后不久，婆婆也急速离开人世，她是喝药离去的。活着是不是煎熬？

丧礼如期，刚生完孩子的钱绒被迫参与到特殊的仪式中来，有挟持的味道——临时搭建起来的道场，这个被称为“北乡夜歌”的丧礼即将开始，在北乡一些村落，“老了人”之后便会有一场缅怀先人、追思功德的夜歌会。对仗工整的四句歌词飘摇进来，夹杂着锣鼓的铿锵，钱绒抱着孩子，默默地坐在里间，眼眶生涩，“公公的一辈子很苦，闭眼前都见不到儿子。”钱绒说，“为了节省，他买晚上的票，第二天早上到家时，公公已经合眼了。”

这之后，丈夫很少回家。曾经看到过一个文章，“老人作为故乡存

在，他们一旦离去，故乡便断了根，游子们再也无法真正从心底惦念那个地方，那些文字中描述的怀乡，大部分都因为需要怀念而怀念，似有应景之感。”

这之后，钱绒不太待在家里，她走过长长的田埂，去寻找一个去处，以打发漫长的时间。“靠的是手气。”钱绒的手指灵巧、白皙，养尊处优的表象。如果在城里，音乐老师会好心肠地劝慰钱绒母亲——让她学钢琴吧，你看她的手指，又长又细。这白皙的又长又细的手指现在用来打麻将，大拇指熟稔地捻一下牌面，七饼。

出嫁之前的钱绒，似乎并没有因为她的弱小而受到父母的格外疼惜，相反，“我爸不喜欢我，喜欢哥哥”，这种单方面的结论致使她对周遭世界抱有足够的戒备，对父亲的爱荡然无存，母亲带她来相亲看男方家庭，被当地人好奇地打量，拘谨和排斥伴随她这次跨县旅程。

她即将安家落户的这户陈姓人家，在远离村中心的山坡上，黄泥瓦房，在南方雨季来临时，米黄色的菌菇齐崭崭地排列在房梁木柱子上。钱绒第一次踏进这个屋子，便感到一种阴冷之气——对陌生生活的向往替代了血肉情分，钱绒几乎没有多想就同意，她对自己的婚姻不抱希望。她只是想离开，离开这个不喜欢她的地方。

回平江的车上，母亲让钱绒想明白，男方家里一贫如洗，“连一把像样的椅子也没有，借了两把椅子来，把椅子放平的地方都没有”。母亲担忧女儿以后的生活，却被女儿一句话剪断，“总比在家受白眼好”。钱绒曾经可以嫁得好一点，父亲的远房亲戚，家底殷实，只要钱绒答应这门亲事，哥哥小龙便可到远房亲戚的厂里上班。

我问，“你不喜欢他？”